

子雍先生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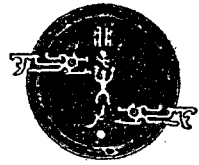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第十三卷二十一期至二十四期抽訂本

正倉院考古記

傅芸子初稿

[

MG
K983.13



正倉院考古記(一)

傳芸子

一 正倉院之由來

正倉院在日本古都奈良市東大寺西北，為後國皇室所有之一特殊寶庫。院中主要建築物，僅一素樸無飾之木倉而已。全倉區分北中南三部，即世所謂之三倉。南北兩倉，均以三棱形木材，橫積而成，下承巨柱，可通往來，初時僅此二倉，中倉則為後之增設者。故所用木材，(普通方板)異於南北兩倉。各倉內分二層，陳有玻璃櫃檯，各種古物，列藏其中。平時嚴扃，止每歲十一月初旬，曝原展觀數日。臨時設梯昇降，逾期撤去，即寂然悄立於古木蒼鬱之山林中矣。三倉創建年代，雖不詳悉，然倭東大寺略記所載，則天平勝寶八年(西元七五六)當唐天寶末至德初，已有南北二倉，原位於東大寺境內，後劃成另一區域，即今日之正倉院也。

正倉院與東大寺在歷史上極有密切關係。今院中所藏古物，其主要部份，多係聖武天皇御物。當天平勝寶四年(西元七五二)

東大寺大佛(注一)舉行開眼供養大會時，自上聖武天皇，光明皇后，下至百官庶民無不參與。厥後天皇升遐，光明后即以其遺愛御物，供獻佛前，藉修功德。此種物品，成為日本皇室珍寶，秦半來自隋唐兩代中土，後即珍襲北中兩倉。平日封閉，由東大寺保管。南倉亦存儲皇室他種珍品，以及寺中原藏各種古物法器之類。此時三倉物品，雖由東大寺管理，然事實上仍為國有物品。洎明治時代(西元一八六七——一九一一)三倉盡屬皇室博物館管理，始與東大寺完全無關。三倉物品，以屢經開檢曝原之故，官物寺物，混淆無分，至今遂成今日之正倉院。

注一：奈良東大寺大佛，係毗盧遮那佛，高五丈餘，謂亞洲第一大銅佛。鑄造始於天平勝寶二年(西元七五〇)越五年始完成。當大佛開眼供養會時，尚未塗金，蓋恐聖武天皇有不豫之故，乃提前舉行。

二 正倉院之價值

正倉院雖不過一素樸無飾之木倉，然迄今已閱一千二百餘

年之屋箱，倉之全體，未見若何殘毀；內藏物品，稽之最初入藏文獻，亦未見多量損失，其管理有方，保存得法，洵為世界罕與倫比之寶庫。就其所藏物品言之，包含種類，亦極豐富。舉凡衣冠服飾，武備農工，日常器用，以逮玩好諸品，無不賅備。大都為吾國隋唐兩代產物，經當時日本之遣唐使，留學僧等，自中土齎去者；亦間有彼國奈良時代（西元六四五——七八一）吸取唐代文化，模仿成功者。隋唐兩代，尤以盛唐文化，可稱吾國歷史上之黃金時期，既上承南北兩朝育成之文化，復又繼而光大之。盛唐之世，疆宇遠拓，不特接觸外來各民族——若伊蘭若印度——之文化，擷取菁華，孕毓發揚，遂造成超越世界燦然不滅之「唐代文化」；而日本之天平時代（西元七二九——七六九）又為唐代文化輸入彼國以盛時期。此種唐代優越文物，以及當時日常生活狀態，吾人僅得於昔人載記中，窺見一二；至今千百年之下，若欲一觀其日常生活實物，除西陲發見一些之斷絛零縑殘闕品外，其完整無損猶能充分顯示唐代文化之優越性者，至為罕覯。又况能聚多數完整品物於一堂，尤稱難能。而正倉院所藏諸物，却可彌補吾人此種遺憾，豈非一絕可慶幸之事歟！吾嘗謂荷能置身正倉院，一觀所藏各物，真不啻置身盛唐之世也。故其在放古學美術史文學民俗學各方面，所予世人之觀感與豐富資料，其價值豈可以數量計之哉！惜乎正倉院參觀資格，限制過嚴，而吾國人之曾入覽者，亦止數人，至為文記之者尤

夥。以吾所知僅有楊歐谷先生東瀛放古記一文，刊於往年文字同盟，似惜簡略。此稿乃筆者前歲參觀所得印象，年來復流覽舊籍，對於院中所藏物品於名物上頗有可資印證者，據拾成篇，聊以紹介國人云爾。

三 正倉院之觀覽

歐美各專門學者之東遊日本者，莫不以一觀正倉院為幸。蓋正倉院所藏品物，其價值既如上述，而參觀資格，限制復嚴，本國人非高等官及專門研究家，不得入內參觀。外國人亦須經外交長官之介，經宮內省證衛，審查合格，發給「拜觀券」，屆期始可入覽。其難如此！職是之故，益為世界所重。余於民國二十二東渡，承乏京都帝國大學講席。來此亟思一觀正倉院，是年因辦理參觀手續已晚，翌年始得如願，實為余東遊惟一快事！

是歲十一月五日為正倉院展觀之第一日，晨八時餘，東方文化學院研究員水野清一先生來訪約同丹麥民俗學家 Dr. E. 女士，赴奈良市參觀正倉院。九時至京都驛奈良電車站候車，時京大同人濱田青陵（耕作）博士夫婦暨東大池內宏博士已先至，蓋亦往觀正倉院者。未幾同乘電車，離京都西南行，直趨奈良。時已深秋，丹楓黃葉，景物宜人。惜為慢車，經一小時餘始達，設為快車，僅需四十五分。濱田博士乃喚一汽車，招吾等同坐，頃刻即抵正倉院，蓋

步行亦不過十五分耳。

正倉院門前，設臨時官幕，有帝室博物館特派員，辦理招待簽名驗證諸手續。參觀者多着西式或和式禮服，先繳「拜觀券」，然後簽名發還，繼至北室，候集數人，又復點名，一一放入，其鄭重如此。

時同來者，均已散開，余得濱田博士之助，手續幸先辦完，即隨一行參觀者，魚貫而入，經長林石徑迤邐至倉下。倉東向設臨時木梯，至此易拖鞋，拾級登倉。余先至北倉，招待員關係之助君（帝室博物館員）以余爲華人，頗爲注意，蓋余是日著華服，已引起當時一般人之注意。濱田博士旋紹介余於關君，彼謂極願余以參觀所得告彼。

倉中設列玻璃櫥，古物分陳其中。倉內光線黝暗，非攜電炬，不能審視。幸水野君攜一大型電炬來此，因得假之一觀，然猶未能暢觀，蓋品質既古，光線復暗，實難諦視。僅辨物體而不能觀其表面花紋之優美者殊多。年來暇時翻閱東瀛珠光，正倉院御物圖錄（均爲圖版）二書，始獲領略其妙。以下所述，皆其重要之品，（下文所記陳列品名，悉據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加括號別之。）

四 三倉之概觀

北倉

入門第一觸目者，即「前棚」，（棚，エ櫥架類之物，此處係玻璃陳列櫃。）所陳之「金銀平文琴」，「螺

鈿紫橙五弦琵琶，「螺鈿紫橙阮咸」，三點樂器。琴之表面有金銀平文之人物鳥獸草木花紋，背面龍池旁純爲銀平文雙龍，上下點綴花紋。鳳池文樣相同，但易龍爲鳳，龍口下有銘，即用後漢李尤琴銘，所謂：「琴之在晉，豈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者是也。腹內並題：「清琴作今口日月，幽人開今口口口。」「乙亥之年，季春造。」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稱：「據獻物帳所載之銀平文琴，弘仁五年十月十九日出陳，後弘仁八年五月十七日，易入此琴。」弘仁八年（西元八一七）當我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此琴所題之乙亥干支，最早恐即玄宗之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三八）最晚亦當爲德宗之貞元十一年（西元七九五），自其琴形觀之，與法隆寺所藏之開元十二年造琴相同，又琴之斷紋似卽梅花斷，亦爲年代古遠之證。琴之表面，裝飾人物，饒有道教色彩，上端嵌以方界，內作三道士跣足盤坐樹下，周飾珍禽異卉，中坐者彈阮咸，左撫琴，右飲酒，其上雲山飄渺，下有二道童跨風執轡，分列左右。界外山間，又有二控鶴童子，構圓頗具洞天福地之想。按玄宗時代，道教甚盛，玄宗深信之，幾等於國教尊崇。又好音樂，當時蜀人雷晉造琴精品，多收歸大內，此琴製造之精，雖非雷製，亦非凡品。又其裝飾圖樣，並富西域趣味，卽界外樹下，別有二胡裝者，一飲酒，一鼓琴，蓋當時長安洛陽兩地，胡化頗盛，其風竟影響及於琴之裝飾，琴本非胡樂，而有西域風，苟非唐人恐無此大膽。

至於「金銀平文」之美術工藝，與「金銀平脫」兩者之技巧，頗難識別。日本學者，詮釋「平文」，「平脫」，亦言人人殊。總之「平文」之名，雖未見於吾國載籍，然不得即據謂此琴非唐製也。「五絃琵琶」形如琵琶，而五柱五絃，紫檀木質，背之全面，有螺鈿之鳥蝶花卉，雲形寶相華文，花心葉心間，點綴紅綠粉彩，以金線描之，其上傳以琥珀，玳瑁，於其淺深不同之透明中，顯現彩文之美，極為瑰麗。技巧，按五絃胡樂，不知造者何人（注二）。隋唐九部樂中，均用此樂器（注三）。唐貞元中，有趙璧者，最擅折枝（注四）。元白長慶集樂府中，均有五絃彈之諷。觀元氏之詩，尤足想見趙璧五絃之傾倒一世。（注五）今吾國殆已久佚，此恐為天壤間僅存之物矣！又其捍撥，覆以玳瑁，有螺鈿騎駝人物，胡裝，一手執撥，一手按琵琶。西域趣味，甚形濃厚。阮咸長項圓身，四絃十四柱，亦紫檀螺鈿。背面螺鈿以玳瑁琥珀綴成二鸚鵡鳴珠之形。其製作技巧，與五絃同一工麗。捍撥綠地，以畫陀僧（注六）。彩繪四女花下圍坐之圖，中一女即彈此式阮咸。阮咸相傳創自阮咸，故名（注七）。其形略如今之月琴而長頸，與前述琴上道士所彈之阮正同，可見此式之古。此外尚有「雕石橫笛」，凡六孔，有吹孔而無膜孔，較今日吾國通行者短，近乎日本雅樂所用之笛。「雕石尺八」，按尺八一物，為唐呂才所創，凡十二枚，長短不同（注八）。形如今之單管簫而五孔，不似今日本所用尺八之粗重（注九）。正倉院此物，蓋猶具唐代之原型。以上二物吹孔

周以花紋，全管俱有蝶鳥花草浮雕。琴旁尚陳貯絃之「銀平脫合子」及殘絃。按「平脫」，本唐代盛行之工藝美術，玄宗及太真所造安祿山金銀平脫器物甚多，有金平脫裝具，金平脫鏡面梳，銀平脫五斗淘飯甌，金平脫杓，金平脫合子之目，具見唐人樂史楊太真外傳及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平脫技法，係用金銀薄片，斷成各種文樣，以膠漆粘於器上，再漆漆數重，然後細磨之，現出文樣遂成。尚有於金銀片上，更鑄以極纖細花紋者（即所謂之毛雕）尤稱工細。至唐代宗七年（西元一一四〇）杜審修，禁造作（注一〇）平脫技法遂絕，而日本亦未有仿效傳世者！正倉院所藏金銀平脫器物，種類甚繁，且多完整之品。近年吾國河南出土古鏡，雖間有平脫者，惜多殘蝕，且又流於域外，殊堪浩歎也！

注二：太平御覽卷五八四引音律圖：「五絃不知誰所造，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蓋此（應作北）國所出也。」（嘉慶刊本）舊唐書卷二

九音樂志：「五絃琵琶，北國所出。」（懷盈齋刊本）

注三：隋書卷十音樂志（五局刊本）按九部樂除康國外，均有五絃。

注四：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技也。……近有馮季卑。」（守山閣叢書本）

注五：元稹長慶集卷二四樂府五絃歌：「趙璧五絃彈微調，微聲曉絕何清峭。……衆樂雖同第一部，德宗皇帝常偏召。旬休節假暫歸來，一

聲狂殺長安少。主第侯家最難見，搖歌按曲皆承詔。……」白居易長慶集卷四，五絃彈，馮婦聲之變雅也。（四部叢刊本）

注六：油漆器陀僧（卽酸化鉛）以之調色而作畫。

注七：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阮咸亦奏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蘇明於古墓中得之，管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因謂之阮咸。」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引國史雜異：「元行冲實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突有轍者，元謙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嘉靖談刻本）

注八：舊唐書卷七九，呂才傳：「才能爲尺十二夜，尺八長短不同，各肆律管，無不諧韻。」

注九：田邊尚雄以日本爲中心所見東洋音樂之變遷：「……尺八自足利時代之末，戰國時代之際爲虛無僧與浪人所盛用，一則爲強大男性之音，一則又爲護身之具，故用粗根堅厚竹管製之，遂成如今日之粗笛。」

注一〇：舊唐書卷十代宗紀：「七年六月，詔誅薄葬，不得造假花異及金手（當爲平之誤）脫寶鋼等物。」

次至中棚，內陳「金泥繪新羅琴」，「金薄押新羅琴」二點，俱十二絃。其金泥者惜已剝落不堪，惟後一琴其花紋以金薄嵌入，故尙具殘形，然亦黝黑不可辨視。若據弘仁二年（西元八一三）雜物出入帳所云：「金泥繪琴，表圓木形金泥畫，以金薄押遠山并雲鳥花草等形，附（？）面畫日像。」則千餘年前之輝煌炫麗可知。又有「吳竹笙」，「吳竹竿」，均十七管，笙全長四九寸，竿全長九七寸，笙與今式全，惟吹嘴簧管則較長，其工管長至二尺九寸七分，九分五厘，竿爲笙類樂器，管較笙尤長，其工管長至二尺九寸七分四厘。（注一一）又「螺鈿紫檀琵琶」及「紅牙撥鑊撥」，琵琶紫

檀爲槽，背面飾以螺鈿玳瑁之迎陵頻伽，飛鳥花紋，雅麗非凡。孟浩

然涼州詞所謂：「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注一二）蓋

琵琶以紫檀爲槽，施以金屑文，或螺鈿文樣，殆均唐代一時之風尚。而太真妃所用之邏沙檀琵琶，亦不難想見其製作之美。（注一三）彈者尙皆以木撥，賀棧智獨用鐵撥。（注一四）貞觀中，裴洛兒始廢撥用手，謂之「揚琵琶」。迄今無用撥者。（注一五）今日日本仍以撥彈之，蓋猶沿舊法。此撥象牙質，表施「撥鏤」技法。所謂「撥鏤」者，亦吾國唐代工藝美術之一，係以象牙染成紅綠諸色，表面刻以花紋，所染諸色，層層現出，或更有傳他色者。極形纖麗精巧。唐中尙畧，即掌進此種技巧物品（詳下）。此物紅牙上鏤白紋山花鳥獸，點綴綠青兩色，尤稱精品。惜此技巧，今亦不傳。

注一一：兩點尺寸，據正倉院御物圖錄第一輯。

注一二：孟浩然集卷四（四部叢刊本）

注一三：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天寶中，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沙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輝可見。有金鏤紅文，鏤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凄清飄出雲外。」（守山閣叢書本）

注一四：樂府雜錄：「開元中有黃懷智，其樂器，以石爲槽，以鷓鴣筋作絃，用鐵撥彈之。」

注一五：隋唐嘉話：「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揚琵琶」是也。」

轉而至西棚，南棚，所陳泰半爲藥品。西棚有「雲水石」，「太一再餘種」，「龍骨」，「龍角」，「雷丸」，「厚朴」，「遠志」，「人

參，「大黃」，「甘草」，「丁香」等。南棚有「沉香」，「烏藥」，「沒食子」等，據法隆寺方丈佐伯胤言：「……入奈良朝，聖武天皇繼續實現聖德太子之理想，復興施療，施藥二院，在彼所使用之藥材，至今尚殘存正倉院中。」（注一六）其由來如此。

注一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佐伯方丈在大阪水曜醫學會之演講「佛教與藥療」

北棚第一觸余眼簾者，爲「烏毛立女屏風」。凡六曲，僅陳其一。各描一唐裝美人，或立或坐，姿態不一。衣上原粘鳥毛，今皆剝落，僅存所畫人體輪廓而已。余所見者，係美人小立之像，圓豐體頰，儼如周昉所繪之仕女。翠鈿眉間，脣上（注一七），胭脂紅潤，雙頰，尤形積醴之致。證以溫飛卿歡淮南李侯射詩所謂：「舞轉紅迴袖，歌愁欵翠鈿。」及菩薩蠻：「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注一八）者，可知唐代婦女面部化妝「花鈿」之外，尚有「翠鈿」之名，不觀此畫，不知飛卿所狀美人翠鈿化妝之妙也。至於所畫美人風格，豐容低髻，（如溫飛卿南歌子所謂：「髻墮低梳髻」者是也。與斯坦因在喀喇和卓附近古墓中所獲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櫻樹美人及桃花樹下仕女遊春兩圖中之婦人頗相類。（注一九）其豐頰紅粧（如元稹離思所謂：「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頗能狀其豔麗）與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室所藏河南出土唐女俑（注二〇）及京都畫家橋本關雪氏所藏唐女俑無殊，均足爲唐代婦女流行化妝服飾之一絕妙資料。

注一七：此圖美人雙眉間，有綠色花鈿四點，作十字形，與勒柯克Kerkovsk氏「高昌」Cheshang 圖版卅之「貴女圖額上之花鈿同形，其髻

注一八：細係於額上，左右各點一的，亦作綠色。溫庭筠詩集卷六，感舊陳情五十韻，歡淮南李侯射，花間集卷一（四部叢刊本）

注一九：見 Arata Shōji: Inuetsuki, Ahi, 卷三圖版105, 106. 見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圖譜」正編

注二〇：次有「山水夾纈屏風」，「夾纈」一作「夾頰」爲盛唐最流行之染色工藝，法以二板雕鏤同樣圖案花紋，夾帛染之，並能施以二三重染色，染畢解板，花紋相對，左右均整，色彩宜人，此法本玄宗柳婕妤妹趙氏所創，當時甚秘，後遍於天下。（注二一）開元九年（西元七二二）安祿山獻俘入京，玄宗亦有「夾頰羅頭額織成錦簾」之賜（注二二）其爲珍品可知。尚有「鹿草木夾纈屏風」，「鳥木石夾纈屏風」，「鳥草夾纈屏風」，「古人鳥夾纈屏風」四點。文樣構圖，題材所用動植物，多屬中國及當時西域之作風，與產物。今日本染織品中有「板締染」者，卽其遺法，吾國直至明時，其法猶盛，有檀緜，蜀緜諸目。（注二三）今北方鄉人，尙傳此法，偶於故鄉街頭，見有匠人夾布印花，然文樣粗簡，色彩俗惡，迥不啻天壤矣。又有「鶻徽屏風」四曲，各描驕象鹿豕鷄鷹不同之文樣，「鶻徽」之法，以密膠於布上描成文樣，浸染料中，及膠脫落，留其文樣，再蒸而精製之乃成，更有施二三重染者。此亦唐代染彩法，惜今不傳。

注二一：唐語林卷四：「玄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趙姬，性巧慧，因使工鑄板爲雜花樣，而爲夾紵。因婕妤生日，獻玉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出過於天下。」（守山閣叢書本）

注二二：見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學深閣編本）

注二三：明刊碎金頂五一綠色篇第二十夾纈條：「檀羅，蜀緜，玳瑁，錦緜，寶兒，纈，水，額，三，套，額，習，額，鹿，胎，斑。」（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未完）



正倉院考古記(二)

傳書子

又「木畫紫檀棋局。」「木畫」者，亦唐代美術工藝，中尚暑每年二月二日，即進木畫紫檀尺。(注二四)法以紫檀或桑木爲地，雜嵌染色象牙，黃楊木，鹿角等，巧現人物鳥獸花草，碧極瑰麗，或尤勝於螺鈿。此局以紫檀爲之，表面間以象牙鑲綫，與木畫花眼四十七個。透側四面，各界四格，中有染色象牙(分淺紅淺綠淺黃諸色)浮雕雉雁鸚鵡駝鹿，及胡人騎射，牽駝諸人物。兩側附金環抽屜，中設機關，一方啓閉，他方亦如之。內有木雕魘形龜形各一，背容碁子，頗形巧妙。觀此棋局浮雕人物，具見唐人臨嗜西域之趣味。外附「金銀龜甲籠」爲貯藏此局之箱，全器龜甲紋，以玳瑁製成，其下緣地，張以金銀箔花紋。又「銀平脫合子」四，分貯「紅牙紺牙撥鏤碁子」共二百五十二枚。「白石碁子」百四十五枚，「黑石碁子」百十九枚。「撥鏤碁子」分紅藍二色，上鏤瑞鳥啣花文樣，蓋碁子中之最精巧者也。獻物帳稱：「百濟國王義慈進於內大臣鎌足者。」其來源如此。又「木畫紫檀雙六局。」雙陸古博具，始於西

印度，即涅槃經所稱之「波羅塞戲」，流行曹魏，盛於六朝隋唐之間。(注二五)宋以後日漸衰亡，至今其法幾絕。南北故家尙有藏斯具者，然明悉其道者則甚鮮也。日本傳來頗早，飛鳥，藤原時代即已盛行，至持統三年(西元六八九)始令禁絕之。(注二六)於是亦漸衰歇。泊江戸時代，復流行紙雙陸，其制去古愈遠，直如吾國之陸官圖矣。古法淺失，爛斯戲者，遂如寥落之晨星矣。京都寶鏡寺「門跡」(係出華胄之住持僧尼)某尼，尙悉其法，往歲錢稻孫先生來此，曾往求之。此局木畫技巧，無棋局之麗。「階上」(樓上也)所陳尙有「雙六頭」，「雜玉雙六子」，尤爲考雙陸者之重要資料，余另有發見，下文詳述之。

注二四：見唐六典卷二十二(日本近衛公邸刊本)

注二五：洪鑑禮雙序(順治刊說鄂本)

注二六：日本書紀持統紀：「三年十二月丙辰，禁斷雙六。」

左側「隅棚」內陳「鳥毛帖成文書屏風」，「鳥毛篆書屏

風」二點，俱以鳥毛貼成文字。其技法如前述之「鳥毛立女屏風」。其篆書者，字旁均配以彩色楷書同樣之字，所書文句，皆治國箴言。唐太宗取卒臣疏，列於屏障。(注二七)此品爲聖武天皇御物，蓋亦取唐代帝鑑之意。

注二七：玉海九：「魏徵傳：貞觀十三年五月甲寅，詔五品以上

上封事，證上疏，極言不克終，十漸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世朝夕見之，兼錄付史館。」(浙江書局本)

轉而登「階上」，先觀西棚：「紫檀木畫挾杖」，卽古人所稱憑杖之杖，所以憩息懸脰者。今日人燕居，仍用斯物，面積較廣而殺，所謂「脇息」者是也。按「挾杖」日音讀爲 *Fyo Shaku*。「脇息」讀爲 *Yoko Shiro*。其音極近。漢字「脇息」殆卽「挾杖」之假借。此物紫檀木質，周有金銀給花紋，白牙脚柱。其上原有白羅縵，今已剝落。唐閔立本歷代帝王圖卷，(今歸美國波斯頓博物館)所繪陳宣帝所憑之杖，形式與此正同，可證此物之古。又「白練綾大枕」其式與宋徽宗所繪唐玄宗訓子圖中橫陳之御枕，式樣無殊，亦此物之一良證。「銀薰爐」銀質球形，遍體鏤空，雕飾獅鳳花紋，從中半爲啓闔，內藏灰盤，焚香於中，藉薰衣服臥褥，蓋卽西京雜記所稱之「臥褥香爐」。(注二八)溫庭筠更謂子所謂「垂翠幌，結同心，侍郎繡綉衾。」又韋莊天仙子「綉香冷徹重薰」。(注二九)

恐均用此器也。「人勝殘闕雜張」據齊衡三年(西元八五六)雜財物實錄載：「人勝二枚，一枚有金薄字十六，一枚押彩繪形等緣邊有金薄篆物，納斑蘭箱一合，天平寶字元年(西元七五七)閏八月二十四日獻物。」今品則以二殘片，粘合爲一者，一片黃羅製上有文云：「令節佳辰，福慶惟新。髮(當爲髮之譌)和萬載，壽保千春。」雜物實錄所稱有金箔字者卽此。又一片較大約四分之三，粘於其下，周有押出花紋，界內左下有竹林，一小兒戲犬其下，當卽實錄後稱之物。考「人勝」爲用有二：一以金箔鑲成，人日貼於屏風，一剪綵爲之，戴於頭髮。(注三〇)今觀正倉院所存殘片，可知乃屏風貼用之物。憶李商隱人日詩有：「鑲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春風」之句。(注三一)所詠與此正合。不意今日得見其實物，豈非一大快事耶！「綉線鞋」麻布爲地，張錦嵌珠於上，重綉以線，相傳爲聖武后光明子遺物。舊唐書卷四十五與服志載：「……武德來婦人着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鞋。開元來，婦人例着線鞋，取輕妙便於事，侍兒乃著履。」是此純仿唐制。又馬竊中華古今注卷上：「鞋子自古卽有……至東晉又加其好，公主及宮中貴人，皆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繡，取其和鞋之義。」鞋之踵事增華，蓋自東晉始。又正倉院目錄中，於此物名下注四兩(編之假借)，亦沿古稱。「漆胡瓶」口有蓋，甍形，卽吾國所謂之「天雞尊」。竹絲爲胎，暇布塗漆於上，更飾以銀平脫花草鹿鳥諸文樣。瓶形本出自波斯

薩珊朝傳入中國，又美而化之，製以竹胎，漆飾以銀平脫，即其明證。

注二八：西京雜記卷一：「長安巧工丁綾者，……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綾始更爲之，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證之被褥，故以爲名。」（程刻漢魏叢書本）

注二九：花間集卷一，卷三（四部叢刊本）

注三〇：晉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勝以貼屏風，亦殿之頭燈。」（順治刊說郛本）

注三一：李義山詩集卷五（四部叢刊本）

北棚所陳多關正倉院寶物各種記錄文獻，所謂「獻物帳」者是。「如天平勝寶八歲六月二十一日獻物帳」一卷，標題「東大寺獻物帳」內題：「奉爲太上皇捨國家珍寶等入東大寺願文皇太后御製」，此爲正倉院寶物最古之文獻記錄。又一卷內題：「奉虛舍那佛種種藥」，即前記各種藥品之記錄。又「天平勝寶八歲七月廿六日獻物帳」標題亦爲「東大寺獻物帳」，前記之「綉線鞋」，「漆胡瓶」，即載此帳。「天平寶字二年六月一日獻物帳」亦稱「大小王真蹟帳」，蓋此帳原載有二王（羲之父子）真蹟書卷故名，惜今不存，不禁令人嚮往系之。「天平寶字二年十月一日獻物帳」一稱：「藤原公真蹟屏風帳」，所謂屏風今亦不

存。以上均天平時代最重要記錄。平安時代（西元七九四——九六七）則有：「延曆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曝晾使曆」，「延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曝晾使解」，「弘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勅物使解」，「齊衡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雜財物實錄」。以上四卷，則爲平安時代以後，有司從事曝晾或點查之記錄。合前四卷獻物帳觀之，可考院藏物品移動之一斑。此外尚有天平延曆弘仁時代寶物出納之記錄與文書數種，茲不具載。御書三卷：（甲）「雜集」，聖武天皇御書，鈔錄六朝隋唐諸家詩文，一百四十餘篇，惜不能攜書爲一校勘，想其中當有多少異文存在。尾署「天平三年九月八日寫了」。當我唐開元十八（西元七三〇）年之物也。（乙）「杜家立成」，光明皇后御書，皆當時來往書翰。杜家爲編者姓氏，立成蓋猶軌範之義。（丙）「樂毅論」，亦光明皇后御筆，卷末署「天平十六年十月三日藤三娘」，后本藤原不比第三女，故自稱「藤三娘」。以上三件，俱用白麻紙所書，「杜家立成」中尙間以五色麻紙，與敦煌發見之唐人寫經用紙相同。又其書法格調氣息，亦近我隋唐古風，結體端嚴筆勢高古，頗難辨別。至前述各種獻物帳，雖出當時鈔寫之手，然其書法，亦饒唐人風格。又有「三合鞘御刀子」，「小三合水角」（卽水牛角）鞘御刀子，殆卽唐代職官所佩結韉七事中之刀子（注三三）三合者，合三刀於一鞘之謂。柄有犀角者，紫檀者，沉香者，俱精巧可愛。尙有「十合鞘御刀子」一點，則一鞘中含有刀六，

錯二，飽一，鑽一，尤爲巧妙無匹。尺有「紅牙撥鑲尺」，「綠牙撥鑲尺」，「白牙尺」，各二。紅綠色者，均鑿剔牙尺，表裏兩側，均有撥鑲文樣，不畫分寸，以刻文自別。紅色甲，表鑿鳳凰，鶯鶯，下半界方格五，花鳥圖案相同。裏無界，滿鑲花鳥文樣。紅色乙，略長，表界十格，圖案花鳥相間，裏亦如之。綠色技法如前，甲文樣則爲鹿獬花鳥之屬；乙實非綠而爲藍，染色已磨損，文樣如前。四尺均用紅綠象牙刻鑲，文留牙白，尙有於花簪及鳥獸白紋中，飾以朱彩者。「白牙尺」，分寸厘明，與今式全。六尺長度，依王靜庵先生所考，取今工部營造尺所計：「綠牙尺乙，長九寸五分五厘；紅牙尺乙，長九寸四分八厘。白牙尺二，均長九寸三分。紅牙尺甲與綠牙尺甲均長九寸二分六厘。其最長者，與余所製開元錢尺略同。其刻鑲傅色，工麗絕倫！大唐六典中尙有令注，每年二月二日，進鑲牙尺。此云紅牙撥鑲尺，綠牙撥鑲尺，並唐舊名，其制作之工，亦非唐盛時不辦。今並完好，觀其形制，必當時遺唐使所齎去也……」（注三三）按此六尺，見於「天平勝寶八歲（西元七五六）六月二十一日獻物帳」中，確爲唐物無疑。又中倉尙有數尺，及未造完尺，恐爲日本所仿製者矣。按南皮張氏，藏有唐官尺，牙質，浮雕與撥相間，各製一寸，亭臺鳥獸，精美絕倫。（注三四）烏程蔣氏，亦有唐鑲牙尺。（注三五）蓋均與正倉院牙撥鑲尺，爲同一時代之物。靜庵先生又云：「……故唐尺存而隋尺存，隋尺存而隋志之十四尺無不存……」（注三六）可知正倉院六唐尺在

學術上之重要有如此者！又今朝鮮婦女所用之布尺，色彩美麗，以竹或木製之，亦僅有寸界，而無分度，蓋猶沿吾國古制。日本白鶴美術館嘉納六兵衛氏所藏之漢尺，雖有寸界，而分度不明。嘉納氏尙藏唐曲尺一種，較前述之唐尺爲短，表面亦無分度，寸界滿雕鳳凰，並足見唐尺之風尙。「木畫紫檀雙六局」前文已略述之，此處始見「雙六頭」三個，又未造完者三個。「雜玉雙六子」六十餘個。「頭」即「頭子」，亦即「骰子」。「骰」俗音頭，北平讀爲頭，而日本於「雙六頭」之「頭」訓爲頭，不圖竟與北音相近。頭子均牙質，上有么至六點，（別有簡陳南倉中，見下。）乃雙六博時用以視采而行「馬」之具。「雙六子」如碁子狀，以水晶及黃藍綠琉璃爲之。考雙陸所用之「馬」，自洪遵譜雙一書觀之，其形或如擲衣椎狀，亦有如碁子形者。（注三六）惜原物久佚，世多疑而未決。稻孫先生嘗謂：「正倉院藏之雙陸局，至多可約唐制之一斑。所惜者馬已無存，不知其爲碁子形乎？抑擲衣椎狀也。」（注三七）按此「雙六子」即雙陸之馬，惜錢君當時尙未見！譜雙所載日本雙陸所用之骰子及馬：「以青白二色琉璃爲之，如中國碁子狀」者。（注三八）與今正倉院所存之品正同，可却此惑也。考雙陸流傳，本有南北之分，洪遵昔已言之。（注三九）今觀正倉院遺物，可知日本雙陸實屬於南雙陸之系統（參閱注三九）余因恍然洪遵所謂：「……亘遼以東或謂與南無殊……」之言，（見注三九）深有見地。蓋日本文

化自推古至天平時代，所受隋唐之影響，固甚顯著，誠不待言。然尙有一部份自海南諸國傳來，即如舞樂中之天竺樂，自印度傳來；林邑，自占婆輸入。則雙陸自海南傳於日本，徵之洪遵之言，當爲可能。至於魏書所稱：「爾朱世隆與元世儻握槊，（雙陸一名提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此則真「北雙陸」搗衣椎狀之馬矣。「百索縷軸」即風俗通所稱：「五月五日造百索——一名長命縷。」本繫臂之物，亦名「解兵。」（注四）今百索已無存，僅餘縷絲之軸而已。軸端粉地，彩繪寶相華文，亦治風俗史者之一參考。此處所陳「尺八」尙有四點即：「玉尺八」、「樺扇尺八」、「尺八」、「雕刻尺八」。四點長度不一，可證尺八不盡長尺八之義。所謂「樺扇」如今橫笛纏線，用以防風吹破損者。「雕刻尺八」製作最佳，全管滿雕婦女花紋圖樣。正倉院御物圖錄卷六，有放大攝形，較諸帝室博物館所藏之「尺八刻畫人物模陶」尤爲清晰，得窺全豹。尺八每一吹孔，均有圓形花紋；第一吹孔上刻二女象，一俯而持花，一立其後作張袖之勢。後孔下一女立而手執扇，略前（第一吹孔下後）一女坐彈琵琶。餘均飾以花鳥文樣。四女像皆唐代服裝，摘花者窄袖著半臂，純爲胡服，髮頂作左右雙髻，蓋即唐段柯古塔器品所稱：「明皇帝宮中雙髻象仙髻。」彈琵琶者著裙，亦雙髻，手執扇者，肩披較帛（如今之圍巾）其上有圖案，可證中華古今注所載唐時「畫帛」之有畫飾。（注四）其髻高聳，想即

「朝天髻」（注四）之所由防。張袖者，髻亦如之，著裙衫，惟此一入廣袖，殆爲未受胡化者之服裝也。此則係假假成大審形，得悉其狀。倉中光線黯暗，設無此照，不能藉悉其妙矣。

注三二：

玉海卷八六：「車服志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有手中寶裝佩刀礪石。養宗時，器佩刀礪石而五品以上佩鞘鑿七事（佩刀刀子礪石栗莖莖礪既針銅火石是也）」

注三三：

觀堂集林卷一九：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王忠愍公道書初集）

注三四：

見楊獻谷東遊考古記（文字同盟特刊本）

注三五：

觀堂集林卷一九：記現存歷代尺庇，五唐鑿牙尺：「烏程蔣氏藏，刻鐵精絕……中土未聞有唐尺，余據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紅綠牙尺，定爲唐開元以前之物。」

注三六：

洪遵譜雙卷五登馬條云：「北雙陸……以白木爲白鳥，烏木爲黑馬；當者以犀象爲之，馬底圓平而殺其上，長三寸二分，上徑四分，下徑一寸一分。大抵如今人家所用摺衣椎狀。番禺人……以黃楊木爲白子，梳楊木爲黑子，底平稍短如裁布……」（順治刊說郛本）

注三七：

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二期錢稻孫：「日本雙陸譜」

注三八：

譜雙卷四，日本雙陸條：「……置二骰子於竹筒中，據而擲諸盤上，視采以行馬，馬以青白二色琉璃爲之，如中國棋狀……」

注三九：同書序云：「……家君北狩，余處侍從，始得北雙之說。

南遷真陽宮往觀，遂之番馬，又聞所謂南雙者。私竊自語，

以為四荒之戲，茲得其二，宜遂以東，或謂與南無殊。惟西

雙跡，巨得其詳……」

注四〇：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臂，令人不病瘟。名

曰避兵，一名長命縷。」（順治刊說鄂本）

注四一：中華古今注卷中：女人披巾：「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

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安參侍，令披披披披，

至今然矣……」（檀几婆書本）

注四二：見宇文氏桂臺記。（順治刻說鄂本）

南棚所陳，盡為鏡鑑及原物貯藏之匣，共十八點。鏡之形多圓

或八棱，其質則為青銅或白銅；鏡背除普通鑄造者外，有螺鈿者，漆

背金銀平脫者；其文樣則有鳥獸、花草、鳥獸、花鳥、蝴蝶、雲鳥、飛仙、山

水鳥獸各種；其平脫、螺鈿、花紋尤精美，不能殫述。據正倉院御物棚

別目錄（頁二〇）載：原存二十面，今存其十八，尚有八面殘毀，修復者。

（注四三）即如第六十五號之「平螺鈿背圓鏡」，第六十七號之「漆

背金銀平脫圓鏡」等皆是。蓋此棚所陳之金銀平脫及螺鈿背諸

鏡，多經修補，猶有殘闕之品。又南倉尚有鏡三十八點，製法文樣較

此棚所陳諸鏡，尤為精美絕倫，下文當另述之。棚內有四巨鏡，不可

不記之：（一）「鳥獸背八角鏡」，據獻物帳稱：重十三斤十五兩，徑

一尺四寸五分半。（二）「漫背八角鏡」，重十四斤十五兩，徑一尺

四寸七分。（三）「鳥獸花背圓鏡」，重四十三斤八兩，徑一尺五寸

五分。（四）「鳥獸花背八角鏡」，則重至四十八斤八兩，徑二尺一

寸七分，洵為鏡鑑中之巨璧。

注四三：東大寺續要錄：「寬喜二年（西元一二三〇）十月二十

七日，有盜竊御鏡，入京都，欲沽不售，悉毀棄之。輒謂得寶

因收而還納。」

「棚外」（西南北三棚外之一棚）有「御袈裟」九點，聖

武天皇御物。九件悉納一玻璃匣中，吾人所能觀覽者，僅最上層之

「九條刺納樹皮色袈裟」。此件以雜色各種綾錦綴成文樣，橫為

九條，色彩有如樹皮，故名，按「刺納」當作「納刺」，急就篇頭注

「納刺謂之鉄」，說文鉄縫也，於義為當。檢東大寺獻物帳，即作「納

刺」，未誤。「七條織成樹皮色袈裟」，亦九件之一。「織成」為古

錦之一種，見於後漢書輿服志。（注四四）西京雜記，亦有「威里織

成」，「織成襦裳」之目。（注四五）降至唐代益盛，如「五色織成青

子」（注四六）「織成褥段」之咏，見於老杜集中。（注四七）明皇亦有

賜安祿山「織成」之品。（注四八）太平御覽卷八六一布帛部，織成

並別立一類，尤可見當時之盛。斯物詮釋，言人殊。如日本大村西

崖氏則謂：「織成錦即宋代所謂之刻絲」（注四九）而吾國朱桂辛

氏乃謂：「刻絲與織成，近代美術家謂為今古之別，然自工作及物

質言之，是一是二，尚待論定。」（注五〇）朱氏精於絲綉鑒賞，刻絲，織

成，不漫為鑒定，頗可注意。朱氏絲綉筆記卷下又引英和恩福堂筆

記云：「于文裏嘗語同列云：所謂縹絲者，乃用之於册頁手卷，不開

施之於衣。蓋往時朝衣蟒袍皆織成豈獨無縹絲，即顯赫亦後來踵

事也。」按語云：「此條於織成縹絲之區別，雖甚淺近，卻至明晰。」

正倉院之織成即用於袈裟，亦屬衣類物品，可為于文裏公之言作

織」(即吾國之刻絲)(注五)按刻絲之法始於宋,莊季裕鶴助編記其法頗詳(注五)唐代止有織成之名而未見刻絲,明石染人氏之言恐未足信。一金銀鑲裝唐太刀,刃長天平尺二尺六寸四分,鋒兩刃,刀身微曲而非劍。所謂「唐太刀」者,即純粹唐式之大刀,以別於另外所仿之「唐樣太刀」而言。日本刀劍鑿藏家關係之助氏云:「唐太刀之特徵,惟在其鍔(即劍鼻)」。此式之太刀與我國固有之太刀,其相差之點,主要即在鍔之不同,此因兩國國民刀劍使用法不同所致。我國刀劍,專用以斬伐,互擊之際,為防敵刀下斬,故置大鍔,然華人刀劍,以刺殺為主,其鍔為用,與其謂為護拳,勿謂為刺殺之際,恐防手滑,傷指而設,華人因稱其名為劍鼻。蓋刀身與柄之間,雖設同樣之物,為用不同,故其形亦異。正倉院式之鍔,用硬玉製成者,僅此一件,在中倉階上琉璃裂器皿中陳列云:「(注五)此刀鮫皮柄,鞘身有「末金縷」文樣。「末金縷」者,於漆面播金屑,磨而現其文樣,即今日本「蒔繪」之所由。柄鞘均有金銀鑲空飾品,並嵌珠玉瑟瑟(注五四)之屬,最為名貴。「花甞」為各色文樣之毛甞,原田淑人氏云:「唐有白甞緋甞花甞,正倉院多得花者,為甞,染毛而後織」(注五五)所陳凡三十一床,重疊不得盡見,僅記其一,作蓮華形大圓花紋,以八花組成,配以珍草,色彩僅褐藍白三色,妙在以藍色暈成大圓花紋,極盡洗練之致。

注四四: 後漢書卷一九與服志:「衣裳玉佩,備章乘與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織之。」太平御覽卷八一

六引續漢書與服志:「虎賁武騎皆織成文章,襄邑織織成虎文。」

注四五: 西京雜記卷一:「宣帝被收擊那毼,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宛轉綵綉,係身赤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大杜,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筒盛之,被以成里織成,一日斜文鏡。」又同書卷一:「趙飛燕為皇后,共女

弟暗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婦齋齋,洗面上綉三十五條,以陳鸞躍之心,內有織成上欄織成下裝。」

注四六: 中華古今注卷中:「天寶年中,西川賈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謂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并不許真。」

注四七: 杜工部集卷五,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裙段云:「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游湧,中有掉尾鏡,遙過羅水族,頭細不足名……」

注四八: 姚汝能安祿山奉詔卷上。

注四九: 見大村西隱,田邊孝次共撰:東洋美術史上卷。

注五〇: 朱啟鈐:絲綉筆記卷下,辨物二。

注五一: 同書卷上引日本明石染人論明刻絲仕女花卉圖,有云:「織成之名,為日本後世人所命,在中國則稱之為刻絲。正倉院所存有織成,非古人夢想所及,近代之收穫,如聖武上皇供御之織成樹皮色袈裟,見於東大寺獻物帳所書,乃織成也……」

注五二: 莊季裕鶴助總:「定州織刻絲,不同。大機以熟色絲錦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而小梭織緯時,先疏其處,方以雜色綵,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以相連承,望空觀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順治刊說郭本)

注五三: 關係之助:正倉院之刀劍(東洋美術特輯,正倉院之研究)

注五四: 方以智通雅卷四八:「瑟瑟,碧珠也……有三種,寶石如珠,質者透碧,番德者圓而明。」正倉院被刀者,圓而明,殆為番德者歟?唐代最流行,見明皇雜錄,太真外傳。

注五五: 見原田淑人: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古文化之關係(泉齋譯叢本)

(未完)

岳忠武奏草真蹟（請參閱本期銅版紙）

嚴曉聲

民族英雄宋名將岳飛以紹興十一年被秦檜冒十二道金牌，殺害於風波亭。至嘉泰三年，公孫珂始編刊家集，此時距公之逝，已歷高、孝、光、甯四朝，隔六十餘年。方其被罪，家族流嶺南，財產亦被藉沒，故手澤散亡，珂編序，稱其父霖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孀之所存，蓋珂當時，亦未見忠武之墨蹟也。忠武奏草真蹟，計留九頁，稿尾蓋梁興書印，想此稿當時與從公軍中得之，流傳至今，間曾迭次遭火，幸未殞及。余此次得觀，既幸眼福不淺，又嘆文字書法之偉壯雄健，實爲罕見，故特將原稿一幅寄刊，以資世之景仰忠武者，讀其文稍得慰藉，而值茲中華板蕩之際，亦希忠武之靈，振吾民族之精神也。

附南京上皇帝書全文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幸，已足以伐敵人之謀，（家集敵作虜）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柔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淮濱、鄧州，有苟安之漸，無還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敵未聞之際，（按公孫珂所編行實「敵虜」作「虜穴」）親帥六軍，遙避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矣。（家集無矣字）



正倉院考古記

傅芸子

北倉二階各棚上部，遍陳「伎樂面」（面即面具）凡六十個，所謂「伎樂」者，為日本奈良時代（西元六四五——七八一）盛行之樂舞。凡佛說法會，朝廷謔樂多用之，猶如今日之「舞樂」。伎樂之傳來，約在推古天皇二十年（西元六一二）由百濟化人味摩之者傳入（註五六）。聖德太子以之為教佛祭儀，經此提倡，日漸盛行。當東大寺大佛開眼供養會時，即會演之。洎「舞樂」代興，「伎樂」始衰。今此種樂舞，雖已無傳，然當時所用之面具，赫然猶存，即今正倉院等處所藏之物也。「伎樂」日本訓為 *Kyū no Yuta Mai*，即「吳之樂舞」之義，故亦稱「吳樂」。（日本所謂吳者，殆指吾國長江以南，華南全部全言。）味摩之曾學於吳，得伎樂舞，見於日本紀卷二十二，可知其淵源有自。惟「伎樂」雖以「吳樂」為名，然自其現存面具觀之，除婦女外，固不高額深目，鷹鼻顴，自人種型觀之，或如西域人，或似印度人，其具中國色彩者，除一二婦女童子面外，實未之見。自其傳來時期言之，則當我國隋

煬盛時，正在制定九部樂之際。九部樂中如西涼、龜茲、天竺等，多屬於外國樂系統。故「伎樂」中當亦含有隋樂成分。關於「伎樂」之演奏，日本亦乏詳細參考資料，惟天福元年（西元一一三三）拍益真氏之「教訓抄」卷四伎樂章，尙得窺見一般。依此書所載，其曲目次序，計先獅子舞，次迦樓羅，次波羅門，次毘舍，次力士，次大孤，次醉胡，次武德樂。毘舍力士，本為一曲，武德樂自昔即已不舞，故共八種。其樂器僅有笛一，腰鼓二，銅鈸二，音調不過平調（大孤用之）壹越調（毘舍力士，醉胡，婆羅門均用之）般涉調（獅子舞，迦樓羅用之）而已。觀此八種伎樂，余意其合於隋唐樂舞者，如「獅子舞」，恐即唐立部伎中之「太平樂」（註五七）「醉胡」或即散樂「蘇中郎」之變形（註五八）「隨羣」一面冠虎（？）皮帽，高鼻下垂，牙齒外露，頗似立部伎「安樂」所用之面（註五九）而「獅子舞」所用樂曲，換頭乃「陵王破」，「陵王」即「蘭陵王」之略，亦唐散樂之一（註六〇）。此則蘭陵入陣曲之入破也。依此數點之可考者

觀之，可知伎樂內容果含有隋唐樂成分，或僅襲其貌，而改變內容，（如醉胡之於蘇中郎）或取其音曲，混入他舞；（如獅子舞之奏陵王破）又雜採印度等民俗舞混合而成。若依華南地理上之關係考之，更或雜有「驪國樂」之成分（注六）總之，伎樂非純粹某一系統之樂舞，可斷言也。所謂伎者，蓋沿沿襲隋唐之原義，或有以余前說為不近理者，味摩之學吳樂，正當附世，今類以唐樂證之，豈非妄誕？殊不知唐樂即因附之舊（注六）故即唐可以言附，實無容置疑者。日本所存味摩之齋來之「伎樂面」，有「醉胡」，「金剛」，「吳公」，「吳女」，「隨翠」等，較正倉院日本仿製者稍大，原藏奈良法隆寺，今歸東京帝國博物館保管。正倉院所存之面，共有一百六十四個之多，（南倉階上尚有六十七個，未陳者三十個）泰半皆大佛開眼會時之遺物。其質有木雕，有乾漆，均傅色，大抵以赭赤為主，其施鉛粉者亦有之。或裁髮髮，今尚有未彫落者。又如獅子面眼球下翹，並能移動，尤見巧思。面之尺寸大於常人，有如吾國劇場所用四天子十八羅漢之「套子」，（覆於頭部之大面）而喇嘛教之「樂容」（注六）如北平雍和宮所用之「鬼套子」，其怪奇之形貌，頗為近似。故日本學者，多有據此點遂謂伎樂淵源於西藏者。而內往往存有標記，或書供養會年月，（如北倉第二十四號之面內題：將李魚成作，天平勝寶四年四月九日）及工匠人名，（如上述之將李魚成）人數，（如三十二號內題：功九人）目數，（如第

二十九號內題：十日作了）蓋多成於當時內匠寮面工之手。至其雕刻所表現各種狀態之情態，無不深刻生動，天平雕刻藝術之佳，於此可見。惜倉內光綫幽暗，全部尚無圖錄，不能一一審視記之。

注五六：日本記卷二十一，推古天皇二十年，「百濟人味摩之歸化曰：學於吳得伎樂傳，則安置櫻井，而樂少年，令習伎樂，於是真野首弟子新漢齊文二人習之，傳其像。

注五七：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太平樂亦謂之五方獅子舞。師子鸞獸出於西南夷，天生師子等國。毳毛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柔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毳毼象。」正倉院「獅子面」，南倉北倉各陳二面。東瀛珠光第六輯圖版三〇七之一、三為「獅子面」。

注五八：教訓抄：「醉胡」亦稱「醉胡王」，蓋為胡王醉態滑稽表演。舞樂中之胡飲酒，殆所從出。而其源恐即唐散樂之蘇中郎。樂府雜錄鼓架部：「後周士人蘇龍，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鼓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注五九：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頭獸耳，以金飾之，垂綵為髮，畫犍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隨翠」面北倉有之，東瀛珠光第六輯圖版三〇七之四。

注六〇：舊唐書音樂志：「代面出於北齊，北齊國隴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管擊周師金墻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闐陁王入陣曲。」日本舞樂中今存之闐陁王，已非純淨舞蹈，余別有文述之。

注六一：唐會要卷三三：「驪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驪國王來獻。凡有十

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穆氏經論之詞。驛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穆氏之詞……」（武英殿聚珍本）

注六二：舊唐書音樂志：「高祖登極之後，享宴因陪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

注六三：「舞臺」西藏語——北平謂之打鬼——意即有步隊舞蹈。西藏蒙古北平各大喇嘛廟慶賀壽均舉行之以被除不祥，演者戴假面，有一十八種并各鬼神。

倉中

北倉勿勿寫後，繼至中倉，倉中陳列佈置，一如北倉。先觀中棚，所陳多文房用具。「詩序」白麻紙本，即王勃

集殘卷，字仿率更體，尾題：「慶雲四年（西元七〇七）七月二十六日。」蓋天平以前之書風也。「杖網經」白麻紙本，紫麻紙裝池，上有金銀繪山水，以水晶爲軸。「楮金銀繪經筒」即杖網經之經筒，楮木質，上繪蝴蝶并花。「最勝王經帙」以竹絲編成，錦邊綾裏，上有二同樣花紋，中爲迦陵頻迦，周有織出之字，一爲：「依天平十四年歲在壬午春二月十四日勅」，次接「天下諸國每塔安置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按唐人卷子本，佳者往往有帙裏之，此物猶仿唐風。此處尙有「紅牙撥鏤尺」四，而表紅裏白，分格不同，所刻圖樣亦與前述者異：（一）表紅上半界五格，各鏤鴛鴦花紋，下半通下，中刻蓮華，其上有童子撲蝶，配以鸚鵡雁鷗之屬。其白描輪廓，間點少許黃綠。裏白鸞鳳飛仙之相。（二）表紅界十格，鏤飛鳥花紋，施以綠點。裏無界，山下有飛仙花鳥之屬。（三）表裏俱紅，前鏤花

鳥，鏤山形，界十，各填虎鹿狐雁諸禽獸。（四）表裏俱紅，前界十格，有鹿獬諸獸。裏半刻屋宇，半鏤鳥獸。諸尺撥鏤之佳，不下北倉四尺。當時匆匆一觀，茲據東瀛珠光第三輯所載寫真，備細記之。此外尙有「斑厚尺」、「木尺」並「未造了牙尺」，可知上述諸尺中，當有模仿之品。「筆」存十七枝，不似今製，與西北科學考察團於西陲發見之「居延筆」亦異。毛穎短促，有存者有不存者，其形意即白香山所稱之「鶴距筆」，蓋言其鋒短如鶴距也。（註六四）毛內近根處，裹以麻紙，尤見古制。馬叔平先生謂天平筆（見下）之製法即本於筆經（註六五）固已引人注意，惜未言及此十七枝純正唐筆，其裝潢之華麗，尤足驚人。言其管有梅羅竹者，斑竹者，豹文竹者，篠竹者，間施裝飾，有金裝者，銀裝者，象牙裝者，樺麴者。（如今笛上所纏黑絲）管頭大率皆以象牙爲之，尙有紫檀或銀鑲牙者。筆帽如閉傘形，以竹爲之，間有施以銀牙裝者，亦有如今日之竹筆帽式者。按筆管之尙華飾，自漢已然。（註六六）明項子京所言古人各種珍異筆管（註六七）恐即如此裝飾。然所存亦有日本仿造者，如「天平寶物筆」（即馬叔平所稱之天平筆）上有墨書：「文治元年八月二十八日開眼法皇用之天平筆」，此係後白河法皇啓勅封庫存，天平勝寶時，菩提僧正所用大佛開眼之筆墨，再用爲開眼之具者。其標記墨書，雖爲文治元年（西元一一八五）實則爲天平筆也。筆管斑竹質，有節無飾，不似前述十四筆之華麗，蓋純爲仿

製品。今奈筆良工猶傳其法。所製之筆，內藤湖南博士，即喜用之。前歲偶與博士諒及正倉院唐筆博士謂：「余家尙存仿製之筆，君曷來一試？」惜余拙於書而博士又遠，隱瓶原，未能如約。一往，今博士已歸道山，述此不勝慨然！「墨」有十四笏，以新羅墨爲最多。唐墨僅一笏，兩首竹銳，略似墨海所載唐奚廷珪祖記墨及墨官李惟慶龍射墨。（註六）徑長二九釐六，寬五釐，厚一釐九。表有陽文，題：「華煙飛龍鳳極真家墨」十字，裏朱書「開元四年丙辰，盛唐開元之墨，保存至今，尤爲海內絕品！此墨長幾及尺，世所罕見。則知南唐李超（唐奚超之子，渡江後，南唐賜姓李。）製墨有長近尺餘之言。（註六）爲非誣。新羅墨有面題「新羅楊家上墨」者，有題「新羅武家上墨」者，俱陽文，墨形如真家墨，尺寸略短。以上三家，俱不見於宋晁說之墨經及陶南村輟耕錄，麻三衛墨志諸書所著錄之墨工。「天平寶物墨」與前述之「天平寶物筆」，同爲後白河法皇，再用爲佛像開眼之物，墨形與前同。紙有「色麻紙」，有黃碧赤白諸色，殆均隋唐製品。蓋日本奈良時代文書寫經所用之麻紙，悉與隋唐寫經所用之紙相同。又有「綠金箋」，紙面灑金，意即唐時之銷金箋。紙形作葉狀，說者謂爲大佛開眼時，散花所用。「吹繪紙」三十張，（內茶色者二十張，藍色者五張，雜色者五張。）於表平裏粗之白麻紙上，施以茶藍等色之吹點，現出山林花草蝶鳥之白紋，今吾國猶存其法。

注六四：白氏長慶集卷二「鷄距筆賦」：「足之捷者有鷄足，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線彼足距，曲盡其妙……」

注六五：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一號，馬衡記漢居延筆：「……正倉院所藏古物，多爲唐制。天平筆之製作，與王羲之筆經所記，類多相合。筆經是否爲晉時作品，雖不敢必，而非唐以後人所作，則可斷言也。筆經言：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毫，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次取上毫，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此天平筆被毫已脫，惟存其柱，柱根有物裹之，疑即麻紙也……」

注六六：西京雜記卷一：「天子筆管以銷寶爲附。」
項子京蕉麓九錄：「古有以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鑲金管，綠沈漆竹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不若白竹之灑標者爲管，最便持用。」（西泠印社本）

注六八：明方瑞生墨海一輯卷二古墨圖記，唐墨圖頁四及頁十五。（明萬曆刊本）
麻三衛墨志：「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十六家墨說本）

北棚有琉璃器數點，所謂琉璃者即玻璃。計有：「玻璃杯」，深碧色，高足，外側有小環形浮紋，金銀座。「綠琉璃十二曲長杯」，扁圓，爲口部十二曲波紋形之深盤，外側有魚藻花紋。「白琉璃瓶」，有注口及柄。「琉璃壺」，爲藍色玻璃之唾壺。「白琉璃碗」，淡褐色，外側有珠磨出之龜甲紋。以上諸器，自其外形觀之，均爲歐洲之產物無疑。蓋當七八世紀之交，東羅馬帝國所製波斯胡傳來中土，繼又自唐輸入日本者。惟水野君後語余，諸器皆選於西洋產品，恐爲

唐土仿製者云。惜當時未能諦視，水野君已數次觀覽，又爲考古學家，其言當不誣也。玉器有「玉長杯」，「玉銀鼻」，日本向不產玉，其爲華物無疑。又有「瑪瑙杯」，二，一葉形，一卵形，葉形者尤精細，葉脈葉柄，俱均雕出。「柳箱」以柳條編成，宮形有蓋，如今日鄉間盛物所用有蓋篋籠。「銅薰爐」與前記北倉之「銀薰爐」同，不過此係銅質，無其雕鏤之佳。「刀子」又有六十柄，（內含小劍小鎗二種）最長者（全身及鞘共計之）三十七釐，最短者五釐六。多係合二柄爲一雙，尙有合三柄四柄爲一雙者。其柄則有：青石，斑犀，沈香，犀角，紫檀，象牙等質。並有再加裝潢者，如沈香金銀絡，紫檀螺鈿，白牙撥鏤，黃牙彩絡，水角金銀絡諸飾。而鞘之裝飾意匠，尤多變化，有木心種櫚，鑲以玉蟲翅，（註七〇）有木地塗以蘇芳，鑲嵌白銀玻璃珍珠，有沉香金銀絡，有押以金箔貼以琥珀，有綠色紫色象牙撥鏤者。柄端稍尾，多爲金銀雕飾，嵌以瑟瑟之屬。無不小巧玲瓏，製作都麗，詢可謂集刀子之大觀矣。

註七〇：

玉蟲爲吉丁蟲之一種，翅極綠有光澤，並有紅直條，細巧美麗，歷久不變，爲雕嵌珍品。日本奈良法隆寺，有玉器厨子，飛鳥時代（當我國隋時）遺物，係一小型佛龕，下層須彌座，即嵌有玉蟲之翅，故名唐六典卷二，中尚書冢歲時樂器玩服飾，廣東安南貨品有「紫檀櫚木檳香象牙……青蟲真珠……」今廣東安南均產吉丁蟲，即六典所稱之「綠蟲」，當即「玉蟲」無疑。濱田博士昔亦曾言之。

西棚所陳多爲箱厨几盒木器之屬，其裝飾彩畫之精巧瑰麗，意匠構思之繁複疑鍊，余愧無生花之筆，一一描寫之。姑記其最佳者數具，以見一斑。「沉香金繪木畫水晶莊箱」，全器沈香質，嵌紫檀爲界，上有金泥繪雲形。中嵌三方水晶版，下復襯以彩繪花草禽獸，左右兩側亦如之。架之四足有鏤空象牙裝飾花紋。「金銀平脫皮箱」，表面爲金銀平脫花紋，中作金鳳啣銀葉，周有銀鴛鴦啣金葉銀花，俱以平脫巧藝表現之。「密陀彩繪箱」，黑漆地，以密陀彩繪雁鷗諸花鳥文樣，附有銅鎖，鑲與今式同。「蘇芳地金銀鼓樂繪箱」，蘇方即蘇木，箱紅色地，蓋有金銀泥繪人物花草。中爲三童子，一立舞蓮華上，左坐而吹簫，右擊羯鼓，周飾花紋，輝耀炫人。「綠地繪彩箱」，箱綠地，紅粉二色草花，點綴墨蝶，四周金地緣邊，以黑漆描成玳瑁紋形，下呈金地黑彩架，於富麗中而寓淡雅，深得色彩調合之美。「黑漆蘇芳染金銀山水繪箱」，箱黑柿木製，染以蘇木。蓋之表面，金銀泥繪成山水，點綴雲樹梅鳥，有華峯聳峙，烟水飄渺之概。「投壺」，附矢二十三枝，壺銅質塗金，細刻山水人物花鳥雲獅，顯出二耳，與今傳者同，而華麗則過之。憶魏那耶淳投壺賦有謂：「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者，正倉院之投壺，彷彿似之。

南棚有彈弓二點，均木身竹弦。「漆彈弓」，普通品，漆繪彈弓，弓背以漆描繪唐代散樂人物，約分五段，最上端圍坐觀技者十人，下有弄丸者，此屬於唐樂鼓架部（註七一）之雜技。次爲吹笛擊羯

鼓諸樂工。第二段描踏肩戲及戴竿技。戴竿即漢代之都盧尋橦，見

張衡西京賦。六朝而盛，洎唐尤為流行，明皇千秋節，宮中嘗演斯技，

教坊女倭王大娘，最有名於時。（註七）此描一男戴高竿，一女童坐

於竿之盤上，恍如朝野食穀所記幽州人劉交之妙技。（註七）第三

段有彈箏篋，彈琵琶，吹竿，擊銅拔諸樂工。第四段描一女子戴竿，四

小兒攀緣架上，又似杜陽雜編所記石火胡婦人之絕藝。（註七）最

下段有吹排簫，擊箏，擊鼓諸樂工及揮袖舞者四人。一弓背而描如

此多形之遊藝人物，全體配置整齊，描畫細緻，實為難能可貴，固不

徒為考唐代散樂之一好資料矣。此處又有「沈香水畫雙六局」

「紫檀木畫雙六局」，「桑木木畫棊局」等，其裝飾技巧，俱進前述

各品。「雙六筒」即搖雙陸頭子之具，紫檀金銀繪，口底均鑲以銀，

與前述之品為一組者。此外尚有木几十七具，有金銀繪者，影繪者，

蘇芳地者，多無特殊技巧，故不詳述。

注七一：

樂府雜錄，鼓架部：「……以至尋橦，陸丸，吐火，吞刀，旗槩，勳斗，悉屬此部。」

注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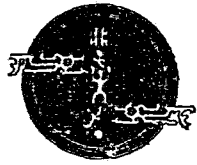
明皇雜錄卷上：「元宗御勸政樓，大張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嘗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幽州方丈，命小兒持綵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

注七三：

朝野僉載：「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繫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頂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

注七四：

杜陽雜編卷中：「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擊箏，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其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鞍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葦床上，令諸女送踏，以至竿空，手中皆執五彩小鞦，拊于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恐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未完）



正倉院考古記(四)

傳芸子

棚外所陳，多類玩物小品，如綠黃諸色玻璃之「魚形」，「紫橙金銀繪小合子」，「紫橙銀繪小墨斗」，「小香袋」等；均細巧可愛。尚有「小尺」五。有犀角者，黃綠玻璃者，皆長不逾二三寸。按唐時中和節，有賜紅牙銀寸尺之故事，白氏長慶集有謝恩賜尺狀。(注七五)此蓋仿唐銀寸而作。「繪紙」二卷，以軸卷之，係大形白麻紙，兩面施以描繪，以飛白之筆，描成浮雲，間以奔獸飛禽。依元祿目錄載：「繪唐紙二卷」，足證唐物無疑。

注七五：白氏長慶集卷四二，中和日謝恩賜尺狀：「古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節，際賜申恩。……況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宜。……」

繼至階上，三棚悉陳兵器及馬具。兵器不過刀鎗弓箭胡蘇數種。全部多爲日本製品。余於兵器，不感興趣，愧無所印証，茲略記其要目而已。

北棚上部，陳弓二十七張。下部滿陳各種裝飾之大刀，有：「黃金莊大刀」，「金銀鈿莊唐大刀」，「金銀莊橫刀」，「金銅莊大刀」，「黑作大刀」，「銅漆作大刀」等二十六柄。刀身均直而兩刃，悉即爲劍？就中以「金銀鈿莊唐大刀」爲最精緻，裝飾略同前述之品。此外諸刀，其柄多以鮫皮，沉香木，紫橙等爲之；或更施以金銀，金銅鈿裝。鞘漆有施以末金鏤，或密陀繪之花鳥紋，工巧可觀。

西棚共陳「黑作大刀」十二柄。「無莊刀」二十三柄，實用之品。尚有「胡蘇」八具，方以智通雅三五云：「胡蘇，箭室也。」蓋負箭之筒，以葛編成。外緣以漆，「漆葛胡蘇」，「赤漆葛胡蘇」，「白葛胡蘇」諸目。「箭」陳十五枝，概屬唐制之竹箭。(註七六)其羽有雉，雁，雉，雕，概讀鳥羽之不同。縱有鐵，骨，竹，鹿角四種。

棚外陳馬鞍四具，內「桑木金銀鞍」，形同吾國舊式之鞍，而華麗無比。鞍轡木地，有金銀泥繪花卉，鑄錦製，鑲銀鏤。按古人之於鞍具，初僅革鞣皮薦，自漢以還，漸尚華飾。（註七七）漢武得貳師天馬，以致珣石為鞍，鏤以金銀鑄石。（見西京雜記卷二）唐明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張后。（見明皇遺事）可見一斑。正倉院之鞍，猶存其風。「錄」，陳三十三枚，僅存鎗頭無柄。日本所謂鎗頭，即吾國鎗戈之屬。尚有「手鎗」，係短柄之鎗；及「無莊刀」十五柄。

注七六：大唐六典卷一六：「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又注云：「竹箭以竹為箭。」

注七七：續錢論卷七：「古者庶人賤騎，編控革鞣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鞣成，纓纓不飾。今富者鑿耳銀鑲黃金環勒屬誇弄汚鴉耳胡餅。」（程列漢魏書本）

南 倉

階下中棚，悉陳樂器。有「牙橫笛」，「斑竹橫笛」，「牙尺八」，「尺八」，「吳竹笙」，「吳竹竽」，「一臺有銀平脫之寶相華文，迎陵頻迎等。」「甘竹律」二點，此物質即排簫。均以楸木為邊緣，一七管，一九管。「鐵方聲殘闌」，方聲即方響，原為銅片十六枚，今存九枚。架亦無之。「桑木阮咸」，形如前述之品，捍撥綠地。繪二密松下園琴圖。「磁鼓筒」，黃綠斑釉，即世稱之唐三

彩，乃腰鼓（注七八）鼓身；今皮亡僅存。大者本瓦質，此獨以磁，亦非普通物。「楡和琴」，即日本琴，楡木質，六絃，今佚。琴面金銀泥繪，原有玳瑁螺鈿等裝飾，多已剝落。琵琶共四點，有「螺鈿楓琵琶」，楓木質。槽之背側染以蘇芳，螺鈿中交玳瑁，下繪彩色花紋，技巧略如前述之「螺鈿五絃琵琶」。捍撥繪胡人騎象鼓樂圖，山景樹下，白象上乘四胡人，胡帽者二人，一擊腰鼓，一揚袖而舞；外一吹箏，一吹橫笛，西域趣味，甚形濃厚。按捍撥上繪騎象圖，純為西域式作風；唐時安國樂琵琶捍撥上，即畫其國王騎象伎者之所應注意。「木畫紫檀琵琶」，槽之背面有木畫雁鷗鵝蓮華文樣。捍撥丹地繪騎獵宴樂圖，圖分三段：上有馳者獵者各一人；中繪宴樂者五人，奚奴二；下逐虎者三人。「木畫紫檀琵琶」，槽背滿列木畫方圓圖案小花紋，較前述各點之大形花鳥，又別具一種勻整調合之美。捍撥之山水人物，已黝暗難辨。「紫檀琵琶」，捍撥繪鷹鷂。以上諸捍撥，繪畫細緻，設色濃麗，且間有施陰影者，如騎象鼓樂圖，山巖並繪日光光線發射之狀，山之脈絡，亦呈凹凸之勢，固屬唐代西域傳來之凹凸派畫風；（注八〇）與法隆寺金堂壁畫（注八一）在繪畫史上，誠有同一價值。正倉院諸琵琶之為唐製，固

琴瑟；惟黃道近日本國志卷三六所稱：「唐時藤原貞敏學琵琶於唐人劉二郎，妻以女，贈以紫檀琵琶，紫藤琵琶，（或謂前述之螺鈿琵琶否？）各一面歸，爲朝廷重器，今猶現存。」意末二句所謂者，當存今正倉院中，惟莫明其確爲某品也！

注七八：「新唐書一九音樂志：「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短取，本胡鼓也。石道好之，與楮梧不去左右。」志又載：高昌樂，龜茲樂，疎勒樂，均用腰鼓。今日雅樂中猶用此鼓，依其大小，有「一之鼓」，「二之鼓」，「三之鼓」之不同，但均用木。可知正倉院此鼓筒，猶爲原物。」

注七九：「段安節樂府雜錄，俳優條云：「……安國樂即有單檀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亦以楸木爲面，其聲殺以象牙爲之，盡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

注八〇：「當時凹凸派畫家之最著者，有于闐國之尉遲乙僧父子。又受此派之影響者，則有吳道子。」

注八一：「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畫，爲日本白鳳期（西元六六二—七〇

九）美術之巨稱。大小共十二壁。大者四，描金光明經之四佛，小者八，描菩薩及光背等，均施陰影。自其時代及作風觀之，純爲西域凹凸之畫風。

南棚，西棚，所陳以佛教關係物品佔大多數。南棚

有「金銅帶」四方，每方均有透雕各種花紋。「金銅枚輪鎮鐙」，「金銅鎮鐙」，皆帶上之銅鈴也。形式亦各有不同。西棚有「雕刻蓮花佛座」，「漆佛龕座」，「佛像型」，「開眼鐙」，「墨畫佛像」。以上諸品，多爲大佛開眼時，所用之物。

北棚亦有「彩繪佛像」一點，絹本，彩色鮮明，不類千餘年前物。「子日手辛鑄」，爲孝謙天皇天平寶字二年（西元七五八）正月三日（子日）親用之鑄。與「子日目利帶」，全爲仿吾國天子親耕藉田，皇后掃靈室祭靈神所用之物。鑄形略如今制，有金銀泥繪花紋。柄木質，塗以朱漆，並畫木理。「目利」(Miyuki)之義不明，一說爲「薯」(Musho)之假借字。草莖，以紫皮金絲束之，莖端多貫以雜玉，故亦稱「玉帶」。

轉而至階上，先觀中棚，見「柄香爐」五點。此種長柄香爐，吾人嘗於元魏北齊造像及西陲發見之佛教繪像中見之。如河南龍門東巖某窟中，（注八二）又山西天龍山第二窟前壁右方，第三窟後壁三尊左方諸處之羅漢，（注八三）均手執此種香爐。又斯坦因在燉煌所得「引路菩薩圖」，其菩薩亦執此種香爐，導一婦人，歸向淨土。（注八四）迨宋後之造像繪像，始漸減少。今於正倉院中，得觀其實物，爐質有白銅赤銅。中以「紫檀金銅柄香爐」一具，最稱華麗，蓋至唐代已漸

形工藝之美化矣。此具環爐，周嵌金銀花鳥紋，鑲以珠玉，紫椗柄嵌錦，纏以黑黃絲線。灰盤緣透作獅子形，柄接端作青玉蓮房金蓮舞，端著蹲距獅子。「白銅柄香爐」，意匠略同，裝飾透透矣。「赤銅柄香爐」等三具，形製簡單，極近原品。「密陀精盆」，係深圓盤，表塗白密陀，上繪黃色之山水花鳥人物，圖樣不一。「銀平脫八角鏡箱」，全具有銀平脫之鳳凰寶相華文，其上施以極細毛雕，尤見工細。「漆皮金銀箱八角鏡箱」全箱表裏，均有金銀繪之花鳥文樣。「佐波理水瓶」二具，佐波理 (Yabu) 即銅錫合金之鑿銅，一說本爲新羅語，今日日本亦稱鑿銅。二具瓶口不同，一爲八面，一則附蓋。「金銅水瓶」，瓶長口爲翹出之鳥頭形。以上三具，均含密教法器色彩，蓋爲奈良時代供佛之器具。

注八二：具北平日人若田秀則所撰：「龍門寫真集」。此由山京聖帝國大學故澤村草太郎教授指導之下所攝影。

注八三：具當盛大定，關野貞共著：「支那佛教史跡卷三」，頁三二，三三。

注八四：見 Arai Hakuseki (千佛洞) (The Thousand Buddhas) 圖版 XXXI 上。

南朝悉陳鏡盤，有三十七面之多。鏡背文樣，製作技巧，俱優於北合諸鏡。其最可記者：如「黃金琉璃背十二稜鏡」，白銀質，鏡背以純金昇爲十二花瓣（六瓣兩重）六

小瓣，每瓣施以黃綠法瑯，其形雅潔。原田淑人教授云：「七寶者惟此正倉院一鏡」：考諸文獻，日本奈良以前，已有法瑯鏡。新羅芬莫落亦見七寶針筒。是唐有此工益無疑。」（注八五）可見此鏡之價值。

又有「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遍佈薄銀片加鑲魚子地並山水人物花鳥。魚子地外語文樣，又鏡以金。外緣第一輪廓，鑄出八卦，間以五律一首云：「雲影嗟爲客，孤鳴復幾春。初成照膽鏡，遙憶照眉人。舜鳳歸林近，盤龍渡海新。絨封待遊日，披拂際情親。」第二輪廓，有鳳凰文樣。第三輪廓近鈕處有仙山中坐二道士，鼓琴鼓笙，龍鳳鶴鹿，點綴其間，其構圖亦頗富道家之色彩。「平螺鈿背圓鏡」二面。一爲大小形花架配置兩層輪廓之內者；一爲鏡背滿布花紋，左右間以鴛鴦，犀兕，海馬，均甚炫麗可觀。此外如「十二支八卦背圓鏡」（右半朱雀白虎卯申，左半玄武青龍子丑），「山水人物鳥獸背圓鏡」，（中鑄四面山水，有張帆乘舟諸人物。）「葉文背圓鏡」（有文曰：「勿相思，勿相忘，常貴宜，樂未央。」）「鳥獸葡萄背方鏡」（實即海馬葡萄圖）不能盡述。原田氏又謂：「觀其文樣技巧，多來自唐土，非奈良創造者」，（注八六）其言良然。蓋當時吾國開元時代，玄宗千秋節，舉凡賞賜獻賀，無不以鏡鑲爲主。（注八七）其情況猶如晚

清時代之如意。職是之故，鏡鑿自當多量鑄造；而文樣巧技，亦甚精巧。當時唐日交通正繁，舶載而東之品，自亦不少；正倉院諸鏡，可窺其盛。上述各鏡，多附以箱。箱之製，亦各具其美，或遍張麗錦，或金銀漆繪，或飾銀平脫，益覺華貴。

注八五：見原田淑人：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文化之關係，頁四六。

注八六：同書同頁：「奈良鏡鑿，法隆寺東大寺正倉院有傳存，亦在往與骨鏡同出土。多從唐來；亦頗自造。其時工巧，無多遜於唐。」

○正倉院文書有天平寶字六年四月「日造鑿用度帳——造鑿四面，徑一尺，厚五分。記其用度，又有鏡文畫樣，以知自造者多也。○……………」

注八七：玉梅九〇：「舊紀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玲樓，以千

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纒纒綵，五品以下束帛。上賦八韻詩。」又：「開元十八年八月癸亥，以臨日無花玲樓，百僚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漿。」

西朝所陳以宗教物品爲多。有「金銅合子」，「黃銅盒子」各二具。其蓋作塔形者二，圓頂者二，均密敷供佛用品。尚有銀質者，鑲銅者數品。「麈尾」有四柄，此即魏晉人清談所用之麈。其形如扇，柄之左右標以麈尾，絕不似今日之馬尾拂塵。此種麈尾，魏晉雜傳說法造像中多見之。如雲岡第五窟窟內後室中央，大塔二層四面佛像中之維摩（注八八），龍

門濱陽洞中洞正面上部右面之維摩，（注八九）天龍山第三洞東壁南端之維摩（注九〇），又如瑞典（Oswald Siren）氏，「中國雕刻集」(Chinese Sculpture)所載魏正始元年，北魏孝昌三年

，北齊天寶八年諸石刻中（注九二）之維摩，所持之麈尾，與正倉院之陳品，無不同形；不過依時代關係，形式略有變化，然均爲扇形也。正倉院有「柿柄麈尾」，柄柿木質，牙裝剝落，尾毛尙存少許，今陳黑漆匣中，可想見其原形。「漆柄麈尾」，牙裝；「金銅柄麈尾」，銅柄，毛均不存。「瑪瑙柄麈尾」，柄端紫樹質，毛亦尙存無多。按晉時庾亮有詰康法暢麈尾過麈之故事，（注九二）可見自晉以來，麈尾已向

華麗，正倉院諸糜，猶存遺風。厥後改用馬尾，尾益長而形製簡陋矣。又閩立本「歷代帝王圖」卷中之吳主孫權，所持之糜，與正倉院亦同，均爲良證。又有「如意」九件，其形見於龍門雲岡天龍山及北齊北魏諸石刻維摩對面之文殊菩薩，及「歷代帝王圖」卷中陳文帝陳宣帝所執之如意，均同一形式。此則爲印度式如意原形，本供講經僧，記文於上，持以備忘，亦可作搔背之需。（注九三）與晚近之笨重如意，僅以其名

吉祥，供賞玩陳列者迥殊。正倉院諸如意之最華麗者，當推「犀角黃金鈿莊如意」；柄頭白犀七葉形，界以金線，裝以珠玉象牙花鳥，柄有紅綠牙撥鏤花紋，木畫金綵，極爲輝煌

眩目。此外尚有「珊瑚如意」，「犀角銀給如意」，「斑犀銅莊如意」，「綠髮金銀給如意」，均無犀角黃金裝者之佳。太平御覽七〇三引劉義慶啓事：「恩旨賜臣犀鍔竹節如意，目所未睹。」是自晉已有此種巧飾之如意矣。

注八八：見田中俊逸語：大同右衛門實錄。

注八九：見岩田秀則：龍門寫真集。

注九〇：京都與村伊九良氏藏拓片。

注九一：瑞典西伯氏(O. Siren)中國雕刻集(Chinese Sculpture)圖版5,183,235,

注九二：太平御覽七〇三引「韻林：康法鶴造庚公，提麈尾至後，公曰：麈尾過流，何以得存？答曰：麈者不求，負者不與，故得在耳。」

注九三：樞氏要覽卷中道具類：「如意，梵云：阿那那，秦言如意。指節云：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骨有痒，手所不到，如人之意，故曰：如意。試官問譯經三藏通梵大師清淨，字華通慧大師雲勝，皆云：如意之節，蓋心之表也。故善薩皆執之，狀如雲葉。又如此方婆密心字。故局爪杖者，只如文亦執之，豈欲益痒也。又云：講僧尚執之，多私記節文說辭於柄，備於忽忘，要時手執自對，如人之意故名如意，若俗官之手版關於忽忘名勿也。若齊高祖賜臨土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臨昭明太子木犀如意，此必爪杖也。因斯而論，則有二如意，蓋名同而用異對。」

北棚有「磁鉢」，「銀鉢」，「加波理皿」，「八角銀盤」，「漆金繪盤」等。中以大「銀壺」一對，壺面雕刻最精，魚子地上有數組狩獵之像，服裝似是唐風，但均刻有：「東大寺銀壺：天平神護二年二月四日」；神護二年(西元七六六)當唐大曆元年，可斷日本所製。

北棚外別陳「篋篋」二張，係仿製品。原器僅存殘片，彩繪尚可辨視。依仿製品觀之，較梅洗華氏所藏之「手篋篋」為大，似是「學篋篋」。 (注九四) 而田邊尚雄氏斷定：「正倉院之篋篋爲Asuka系之Type；此物係中國或高麗所造之物。」 (注九五)

注九四：舊唐書音樂志：「豎篋篋，胡樂也。西梁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絃，擊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篋篋。」

注九五：帝室博物館學報第二冊，田邊尚雄：關於南倉階上之篋篋。南倉階上，各棚上部，皆陳「伎樂面」，共六十七具。有乾漆者二十七面，木雕者四十面。因無細目，恕不備舉。

(五) 附言

本篇旨在介紹正倉院所藏唐代文物之重要性，藉示日本感受中國古代文化之鉅。惟院中藏品既多，所涉問題亦廣，僅據窺見，聊為磚拋，專門學者，請踈異日。今秋有會，尚擬再觀。其有遺誤者，當再補記之。

77

2441
(1)

SKBC
IG
883.13
1